

醫療人文生命觀

◆ 撰文 / 何日生

英國著名的醫療社會學家羅伊·波特 (Roy Porter) 說：「沒有一個時代能比我們這個時代的醫療技術更為進步，同時，這也是一個病人對於醫療最不滿意的時代。」羅伊·波特引述在一九九〇年美國波士頓大學醫學中心所做的一項調查，針對八百位病人在波士頓醫學中心接受診治後的結果，這些病人承認，他們都經歷了因為醫療診斷或處置錯誤所導致的各種身體的失衡。其中有兩百九十位病人有嚴重的併發症，十五位病人的死亡，更可以部分歸因於當時醫療處置的失當。這個數字與結果令人震驚。在麻薩諸塞州這麼高等的醫學中心竟然有這樣的醫療結果。

在美國，仰賴高科技的醫療設備與技術的結果，讓醫生們花更多的時間與精力去了解學習醫療機器設備的操作，相對地，對於病人所處的環境與心理狀態的了解程度及所花費的時間大幅減少。高科技醫療設備固然讓醫生可以更快地分析病人的病況，但是卻造成病人相當程度的被器物化。英國倫敦大學的羅伊·波特教授指出，「當今病人在意的，不是讓醫生們把他們看作是一個不正常的生物體，而是希望醫生能把他們當作一位超乎生物性的個人來看待。」

羅伊·波特在一九九〇年代出版的《劍橋醫學史》中，總結說明了當代醫

學的大問題。但是醫療體制逐漸失去以人性為本的現象，早在一九六〇年代，證嚴上人就已經意識到，並且不斷地提出呼籲，希望醫護專業人員必須回到人本，以病為師的理念。一九七六年證嚴上人在花東開辦義診，一直到一九八六年慈濟醫院創立之際，他總是殷切地期待醫師、護理人員與志工們，真正把病人當作親人般疼愛與接納。這種思惟不只說明一個宗教家的情懷，他其實真正相應當代醫療心理學發展的方向。美國康乃爾大學醫學院的艾立克·卡賽爾 (Eric J. Cassell) 教授，在他的《痛苦的本質與醫療目標》(The Nature of Suffering and the Goals of Medicine) 一書中就指出：「身體重大缺陷的病人，他們所經歷的不只是疾病的痛苦。由於疾病帶來的行動或外觀的不便，會造成他們內心極大的社會壓力。因為他們的行動無法像一般人一樣，可以全然符合社會的規則與期待；例如跛腳的病人上下車，乘客們都必須等待，眾人目光看著他們，這些都會對殘疾者與病人產生巨大的心靈創傷與壓力。很多病人因此產生退縮，因而加重病情，或是導致病人的整體生命都逐漸從社群中退卻下來。」

證嚴上人的理想，期望醫院成為轉化病人心靈的處所。

這轉化的力量以上人的角度，不只是來自豐富的愛的心靈，更必須來自空間的鋪陳和開展。境教，對於上人的思想來說是有絕對力量的。慈濟醫院的空間設計就是希望經由空間可以收攝人心的痛苦與絕望。

以臺北慈濟醫院為例，走進醫院的大廳，入口處就懸掛著佛陀問病圖，論說著慈濟醫療的精神正是秉持佛陀大醫王拔苦予樂的情懷。寬廣的走廊懸掛著志工們精心挑選的畫作，讓人們走進來就像是進了家裡的客廳，也像是置身在休閒飯店；盡量讓病人覺得舒適。生病已經夠苦了，還要忍受擁擠單調沉悶的空間，這是許多醫院給人的感覺。但是慈濟醫院的病房區裡每一個樓層都設有一個寬廣的祈禱空間，讓病人與家屬能在這裡得到心靈的舒展與慰藉。

以臺北慈濟醫院為例，位在六樓心蓮病房的空中花園非常寬敞舒適，大都會的醫院能有這麼一處空中綠地，格外令人嚮往。心蓮病房的病人一待可能數週甚或數月，但是他們不缺陽光，他們每一天都可以在空中花園散步，看樹看花，這裡永遠有志工陪伴，陽光、綠樹、紅花、志工與家人的愛，心蓮病人即便可能面臨著人生的終點，仍舊盡情享受著生命不朽的光輝。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所羅門教授，他也是卡特總統

時代白宮的副主計長，二〇〇八年他參訪臺北慈濟醫院的心蓮病房後說：「我現在可以預約以後來這裡嗎？」聽的人都大笑，而其實他是很感動於慈濟醫院對生命最後階段的環境和照護，做這麼優美與溫暖的安排。

這種人性化、與自然相涵融的醫院景觀設計，當然不是給高收入的病人來就醫。所有的人，即便是繳不起醫療費的窮困病人，同樣享有舒適的病房設施與一切醫院給予病人的設備。實踐醫療平權，一直是證嚴上人創設醫院的理想。

慈濟醫院從草創期間人才網羅困難，到如今逐漸成爲一個具世界水準的醫療典範之一。這醫療典範所揭示給世人們的，不只是醫療平權與醫療正義，它更標舉出全新的醫療人文生命觀。



（整理節錄自《慈濟實踐美學——行入證嚴上人的思想與實踐【下編】情境美學》，靜思文化與立緒文化合作出版）